



□王迎春

腊月，这个充满魔力的月份，时间仿佛被赋予特殊的含义。它恰似一位画师，用她技艺高超的巧手，为西乡勾勒出绚丽多姿的画卷。

晨曦微露，古老的青石板路，淡淡薄雾，如梦如幻，仿佛置身尘世仙境。腊月岁尾，集市在喧嚣声中苏醒，年味渐渐浓厚。

街头巷尾，人潮涌动。水乡北宋庄，红彤彤的春联挂满店铺内外，年的红色如火焰般热烈，传递着吉祥如意的美好寓意；金色的福字在阳光下熠熠生辉，一笔一画蕴含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；非遗剪纸窗花别具一格，细腻的线条、繁复的图案，无不展示着匠人的精湛技艺，还有对传统文化的深深敬意。

集市是巨大的宝藏，琳琅满目的年货让人目不暇接。时杨庄，新鲜的蔬菜、瓜果堆积如山，散发着沁人的清香。各式各样传统的糕点、糖果让人垂涎欲滴，甜蜜的味道瞬间驱散冬日的严寒。秦南仓，穿梭在集市的人们，精心挑选年货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，满载而归。

腊月里，家家户户沉浸在一片忙碌喜悦的气氛中。走进丁马港，妇女系着围裙，在院子里腌制腊味。孩子们围在一旁，好奇地张望着，时不时用手摸摸这、碰碰那，满心期待着美味的腊味早日出炉。他们的笑声清脆悦耳，如同冬日的暖阳，温暖着每个人的心房，也增添了节日的欢乐气氛。

腊月西乡，是一场舌尖上的盛宴。龙冈桥巷，家家厨房里热气腾腾、香气四溢。炸肉圆时，金黄的糯米肉糊在热油中翻滚，是幸福的声音，也是年的味道，穿越深巷，穿越少年长久的想念和回响；蒸年糕时，空气中弥漫着糯米特有的香甜气息，勾起少年深藏的记忆，是童年的味道，也是家的味道。

腊月西乡，是一幅色彩斑斓的民俗画。大石庄，舞龙舞狮打莲湘的队伍在锣鼓声中欢腾跳跃，如巨龙在夜空中遨游。表演者身着鲜艳的服装，动作矫健有力，神态威武，引得观众阵阵喝彩。

传统的戏曲表演，盐韵淮腔让人如痴如醉。建安大街，演员们精美的服饰如盛开的花朵，字正腔圆的唱腔悠扬婉转，动人心弦。优美的身姿宛如仙子下凡，轻盈飘逸，让人沉醉其中。舞台上尽情演绎的一个个动人故事，让台下的老戏迷们如痴如醉，连连鼓掌，流连忘返。

除夕夜的东晋水城，烟花绽放，点亮整个夜空。如流星划过天际，留下一道道绚烂的轨迹；如繁星点点闪烁，美好祝愿在天空泼洒；如彩虹横跨天际，绽放七彩光芒……每一朵烟花都绽放着那份初心，是人们对新年的美好憧憬和对未来的无限期许。

走在乡间的小路上，偶遇一位老人，他坐在门前的竹椅上，晒着太阳，脸上刻满岁月的痕迹。他微笑着和路过的人打招呼，讲述着时光记忆里关于腊月的故事。腊月是忙碌的，也是充满希望的。是对过去一年的总结与告别，更是对新一年的规划与憧憬。

腊月的盐都西乡，每个角落都充满温暖与感动。忙碌的身影、欢笑的脸庞、美味的佳肴……都是人们心中最珍贵的血脉觉醒。古老的青石板路、古朴的民居建筑、热闹的腊月集市，散发独特的魅力。

腊月的盐都西乡，是一首悠扬的田园诗，在岁月的长河中涓涓流淌。他们用独特的方式，迎接春节的到来，浸润每一个游子的心灵。在西乡，有家的温暖与亲情的力量；在西乡，有传统文化的魅力与力量；在西乡，有心灵的归宿和精神的寄托。盐都西乡，一颗璀璨的文化明珠，是时代发展的温情记忆，是社会前进的生动见证。

畅游蟒蛇河，相约大纵湖，蛇年行大运。无论身在何处，想起腊月里家乡的年味，心中便涌起一股暖流。

西乡年味

□邹娟娟

岁末和岁首汇聚，福隆年至。

笔走龙蛇的恢宏气势，火树银花的耀眼眼光，苞蕾绽放的惊喜序章，波澜回旋的市声喧嚣，春风拂面的温馨绵延……收拢了无数日日夜夜的美好，瞬间化为绚烂的长轴画卷，徐徐铺展，彰显人间喜乐。

新年，万象更新，福隆，祥瑞。

在外的儿女即将如候鸟般归来，母亲早早为举家欢聚做好了准备。原料极丰富：菜地里一顺儿的葱茏翠绿，麻利端上锅台桌边，刀铲“检阅”后，于盘中卧成“仙山胜境”。复与面粉糯米粉相和，与蔬菜豆类相融，与芝麻菌类相伴，蒸汽缭绕中，成包子、丸子、糕点，上演着年之序幕。火炉围着，蒸煮煎炸，绝对能多饮三五蛊酒。炒货有喷香的瓜子花生，有甜甜的糖果蜜饯，今年还多了许多碧根果。母亲说，这是她从林场一簇一簇打下来的，只为增添新年新口味。

新年，蓄势待发。福隆，味足。

年的底色为红，小年之后，持续酝酿发酵着。且看，烈烈似火的灯笼装点庭前，对联喜钱遍布门窗，客厅花架摆着红花金桔。礼品盒与绸带是红的，条柜上的一抹红有苹果，有染了红点的年糕，还有别人送的安康福。平日寂静的乡村，一到过年，乡里乡外最忙的是送财神送好运的人。手捻一沓红，嘴角露着笑，吉祥的话儿似丝线，织出一方红红的锦绣。红，沾了喜庆和福气，在时光中愈沉愈浓。

新年，鸿运当头，福隆，愿如。最盼过年是孩童。没有学业的压



力，轻松自在地闲逛，走一路，买一路。回去时，嘴里吃着糖果，兜里揣着红包，手上提着花灯，心里念着：过年真好呀！从放假等到除夕，终于盼来丰盛的年夜饭。耳畔是大人们“吃芋头，遇好人”之类的话语，顾不上接受这些民俗熏陶，只顾大快朵颐，碗筷杯勺忙不迭地挥来扫去。一会儿工夫，又奔到下一处。忙着看春节联欢晚会，忙着放烟花，忙着数压岁钱，忙着和家人守岁。

新年，童真烂漫，福隆，心欢。

夜阑卧听祥瑞絮语，白昼屡见言笑晏晏。推开门，迎来送往的俱是祝福。每一条弄堂都敞开怀抱，一头牵着灯笼，一头贴着春联。每一家商铺都播着乐曲，一边是堆叠的货物，一边

是流动的车篮。人潮涌动在阳光灿烂的时刻，各色衣裳，手持各种装饰，如道道彩虹腾空。街道似乎比以往宽阔，两旁的树木、盆栽和站台、屏幕张灯结彩，被靓丽包裹，黑色的沥青路面缀满红色的碎屑，犹如夜空中坠落的焰火，极具视觉张力。

新年，烟火升腾，福隆，景明。

乡村的年，也别有风味。老房，古井，陈桥，旧路，扫尘过后，即刻焕新颜，到处能寻到红色福字的影儿。严冬的空落被节日的团圆填满，天南海北的后生们如期而至，偌大的晒场成了家家户户的停车场；平日许久难觅踪影的高龄老人们亦可勉力撑着身子，在院中晒太阳，边聊过往的人点头微笑；杯盏交错间，厨房与客厅连成一片，互相谦让，争相敬酒；日落时分，炊烟勾勒除夕未散的香火，在村落上空徐徐弥漫，袅袅生姿。

新年，乡情氤氲，福隆，人和。

春风送暖入屠苏，春节把春天的暖意送到千家万户。走亲访友拜大年啰！穿过四通八达的大道，沿着整洁清爽的小巷，走着，笑着，说着祝愿的话语。若是赶巧逢上民俗表演，那叫一个热闹！舞龙、舞狮、唱道情、摇花船、踩高跷接踵而来，繁花似锦般，让人目不暇接，直呼妙哉。

正月初五，焚香点蜡，供奉茶果，以迎财神。正月十五元宵夜，花市灯如昼，璀璨的光芒摇曳升万丈，催生激情无限。

新年，华章日新，福隆，年至。年至，福隆！



□于和风

春联是年的“脸蛋儿”，没了它，年就不精神。它一出现，就好像打开文化世界的大门。

春联内容妙趣横生。“天增岁月人增寿，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我们家每次过年，父亲就会念叨此联。那时我会想，岁月的增长在父辈脸上刻下皱纹，但也带来家庭的兴旺，像这春联所说，福气随着岁月满盈家门。

“红梅含苞傲雪冬，绿柳吐絮迎新春”。那年冬天特冷，我观赏红梅在雪地里含苞待放，那种坚韧使我震撼。春天来临，绿柳从干枯中吐出翠芽，变化宛如希望重新点燃，这春联写的就是我心里对冬春交替最深刻的感受。

春联的美不仅仅在字面上，在我眼中，贴春联的过程更是充满了家庭的温暖和文化的传承。

贴春联前，父亲会清除门上旧对联，还会念叨去年的趣事，小心拿着自己书写的春联。弟妹总想伸手去摸春联，父亲说这是有福气的东西，脏手不能乱摸，那是一种充满爱的嗔怪。

父亲贴春联时专注的眼神，还有那糨糊散发出的淡淡米香味，这些记忆都和新春的喜悦混在一起，成了我对过年最深的印象。

贴春联时，父亲会说：“你们看哈，上联最后一个字大多是仄声，下联最后一个字基本是平声，这可是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。”接着，我们拿着刷子蘸上糨糊，轻轻地把春联背面涂抹，糨糊像甜蜜黏合剂，把新春希望粘到门上。贴春联过程中，欢声笑语不断，“往左一点，再往右些。”你一言我一语地指挥着，大家齐心协力把春联贴得端端正正。那一刻，家庭的温馨与新春的喜庆完美融合，贴春联像一条情感纽带，把全家人的心紧紧系在一起。

每当贴完春联，看着门上红红的对子，我总会思索，这小小的春联背后藏着多少故事呢？它是新春的守望，亦是文化传承的象征。

春联由古桃符演变而来。昔日小村落里，桃符地位重要，似家庭保护神。人们将刻有神名的桃符挂于门口，祈愿全家平安。随着时间推移，桃符逐步演变成今天的春联，这彰显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。春联蕴含着国人对美好生活、家庭团圆的向往，对传统文化的敬重。

如今，时代巨变，生活方式今非昔比。但春联如挚友，无论城市高楼还是乡村茅屋，新春临近时都会出现。

它见证时代更替，牢记使命。当下，春联融入新元素，有的将网络流行语与传统文化相结合，像“盘它好运连连，锦鲤福星高照”，既时尚又不失传统韵味。印刷技术进步，春联图案精美，从花鸟鱼虫到卡通形象，应有尽有，可满足不同喜好。

然而，不论形式如何改变，春联背后的新春守望之情始终不变，像稳固的桥梁连接着过去与现在，让我们在现代社会也能领略新春和传统文化的魅力。

春联凝聚家庭祈愿与民族情怀，无论是城市高楼还是乡村小屋，都是对美好生活期盼的无声表达。

贴春联

故乡的年

那梅花图案的糕上点一个红圈之类，可别小瞧这一点，蒸熟后，你眼前仿佛就看到一朵梅花在绽放。这得要蜻蜓点水的功夫。祖父蒸茶食，不看时间，而是看“气”，看蒸笼上的蒸汽，他说“气”到顶（房顶）了，就熟了。一出锅，刚刚好。

一切就绪，单等守岁。这年也就“备”足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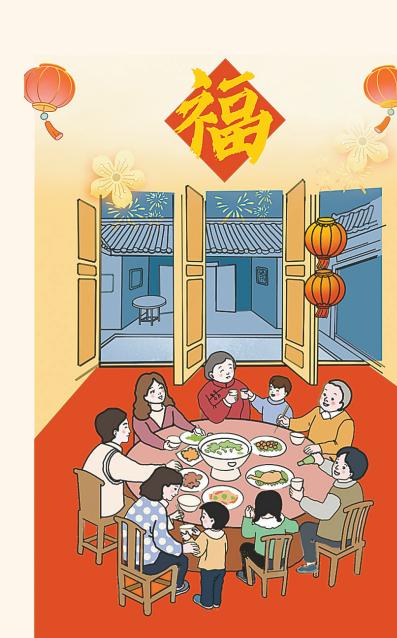
一般是除夕一早就开始贴春联，先要把去年的春联、福字和花钱撕掉。现在多是实现的印刷品，在我童年时，多是由村里的老先生写春联。写春联，是乡村的一件文化盛事。那一手毛笔字，为每一家选最适合的春联，还有现场创作的，等于是一场雅集了。哪怕，来请写春联的人中，有目不识丁者，也听得津津有味。大家夹了红纸来，写了春联，尊一声“先生”，便算是润笔了。贴上春联的村子，一片红。顿时，有一种喜庆，如春风吹过乡村，处处花好月圆。春联还是时代的一面镜子，如改革开放的东风，新时代的风貌等，都化作春联里朗朗上口的韵味。

过了除夕，便是初一。大人们常逗弄小孩，问：“几岁啦？”若是未答对，常引起一顿笑。儿时，从初一大早就起床开始，感觉每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平时严肃的父亲，也笑脸相对。我们起来了，第一件事便是到祖父母的床前，平常习惯早起的他们，这一天也故意不起来，在床上等晚辈拜年。我和堂弟的拜年，是喊一“恭喜爷爷奶奶，过一百二！”他们咧开嘴笑；父亲和二叔的拜年，是奉上早茶，以示孝心。初一这天，我和堂弟，要拜好几处年。先是祖父母，然后是二祖父母，然后是姑奶奶和姑爷爷。我们一路走，一路拜年，就像是一场巡游，这时候屋后田埂上的蚕豆苗也仿佛醒了一半，不像冬天里矮趴趴的，春风得意起来。

初二，是回娘家。小孩们乐得跟着父母去拜年，可以收到很多红包，对于孩子来说，还是一场零食盛宴，想想便多了许多向往。

其实，从腊月到正月，让过年更像过年的，是那不绝于耳的叫卖声。卖衣服的，走村串巷，到一个舍子，选定一个人家，借个地盘，便张罗开了；补鞋修锅的，这时候，也选了一个南墙根儿，铺开了摊儿。上鞋底，换鞋跟，锔锅碗瓢盆，这边“叮当”，那边“嗒嗒”，仿佛唱对台戏似的；而那炸炒米的，觉得你们也太婆婆妈妈了，直接一个轰鸣，平地惊雷，全村轰动，就连鸡鸭也扑了翅膀乱飞乱叫一通。还有卖芋头的，卖瓷器的，都是弄了船，船到了，桥头也就热闹了。芋头是兴化芋头，瓷器呢，有的下面还印了“景德镇”字样，也不知真假。跳财神的来了，穿了大红的财神服，戴了高帽子，在大门口跳几下，在堂屋里跳几下，东房门口、西房门口跳几下，从褡裢里奉上自己刻印的财神，收了钱就去下一家。

还有唱道情的、舞龙的，这些都是正月里的风景。我们小孩子是百看不厌的。开了春，便又是忙碌的一年。



本版插画 吴雨欣



□河洋洋